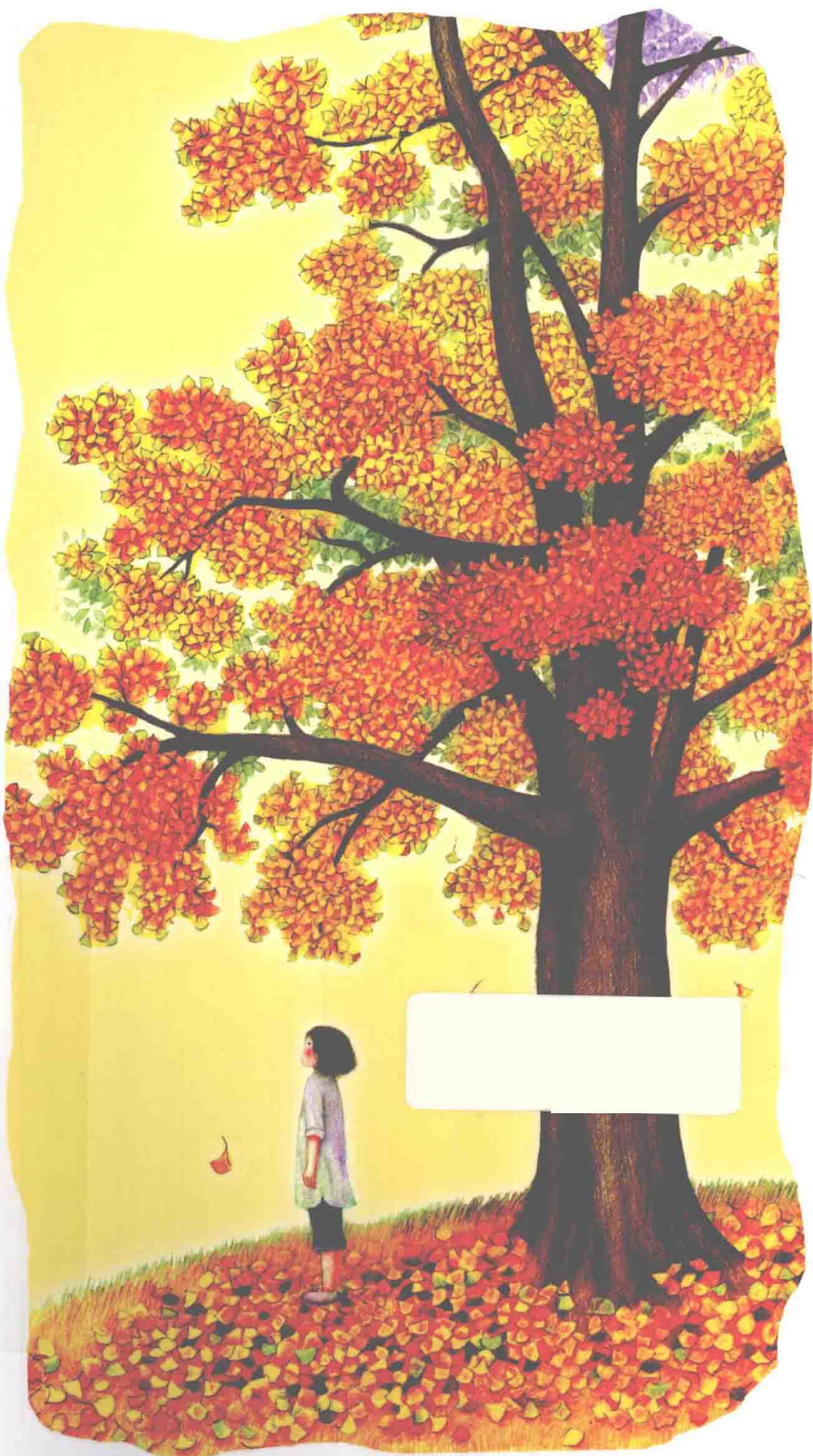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张国龙·银杏路上的白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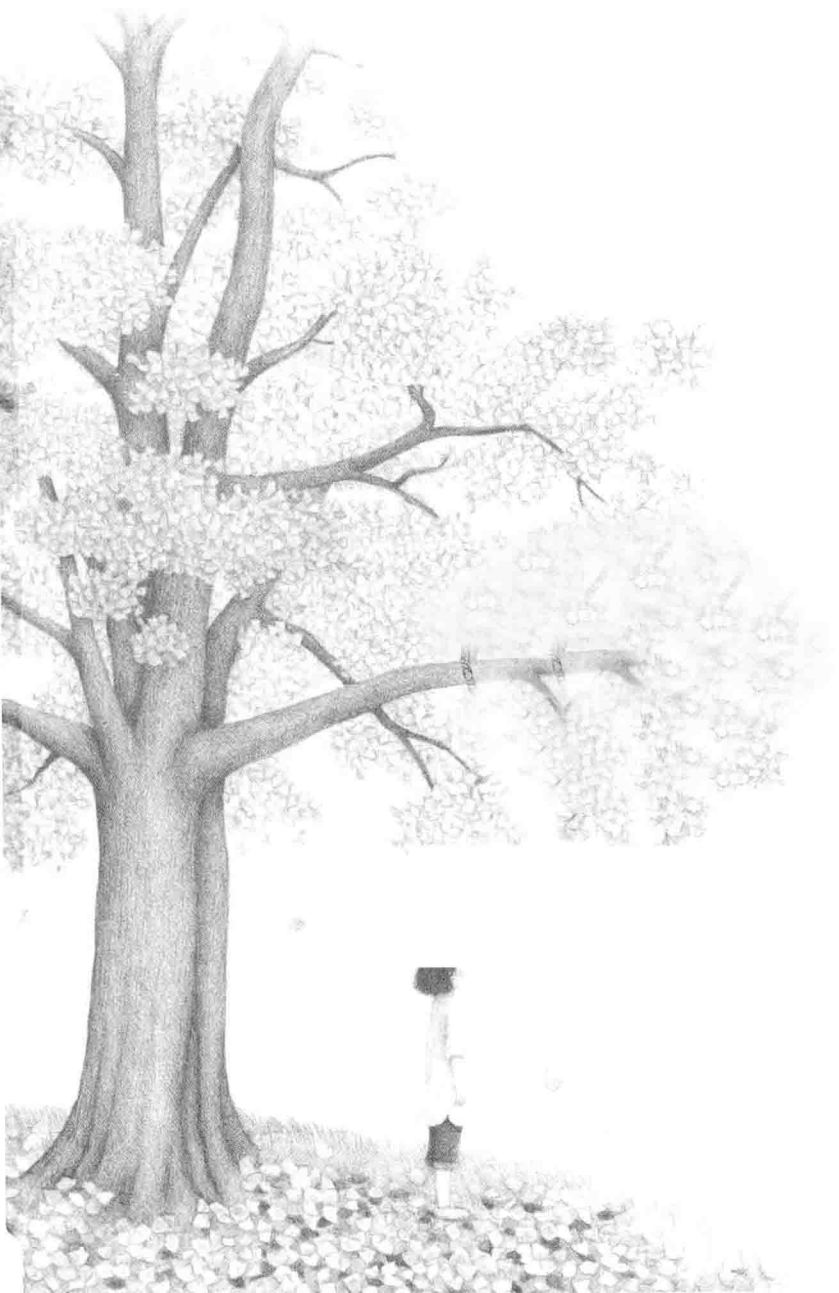
继《梧桐街上的梅子》《许愿树巷的叶子》之后 又一力作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  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



# 张国龙·银杏路上的白果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银杏路上的白果 / 张国龙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229-07333-6

I. ①银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5575号

银杏路上的白果

YINXING LUSHANG DE BAIGUO

张国龙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丛书策划: 郭玉洁

责任编辑: 郭玉洁 李云伟

美术编辑: 杨伯钰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封面设计: 锋上堂创意

插图: 王文成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
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9.5 插页: 2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333-6

定价: 1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CONTENTS  
目录

黑五月之后的自白（自序）	1
第一章 陪爸爸相亲	4
第二章 看上去不错	36
第三章 知心无界限	74
第四章 叫您一声“妈”	97
第五章 可怕的“变脸”	115
我与文学的不解之缘（代跋）	138

## 黑五月之后的自白（自序）

---

对于我来说，写出了每一个故事的开头，故事的发展和结束自然就水到渠成，似不必煞费苦心。然而，故事如何开始，匹配何种笔调，确非易事。每一个故事的编织，无疑都是一次充满艰辛和憧憬的远足。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，无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，行走在路上始终能看见迷人的风景，始终能够欣喜抑或自我陶醉。按照我的长篇写作惯性，故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了结，写完那个程序化的



“自序”，才意味着真正的诀别。

因为留恋，因为不舍，因为意犹未尽，还因为“还可以更好”的遗憾，每一个“自序”我都难以落笔，写起来自然疙疙瘩瘩。或不想说，或不能说，或说不清，不知云何的焦虑便自动生成。钦佩某些作家，居然可以把一个即将完成的作品搁置多年，从不问津。对我来说，那无异于没有兑现承诺，无异于不负责任地爽约，甚至是始乱终弃。阅读单行本，偏好先读作者的“自序”或“后记”，企图从简短的文字里窥透作家写作的心迹——那是最直接最真实的对话。遗憾的是，许多作家可以洋洋洒洒数十万言，却时常遗忘了“自”序或“后”记。在我看来，此种情形与西装革履却蓬头跣足无异。

进入五月，我就不再属于自己了。铺天盖地的论文评审、答辩，不得不做的讲座，按部就班的授课，还有无法推托的人情世故……只能披星戴月，只能夜以继日，只能疲惫不堪，只能别无选择。没有时间在QQ签名上吐槽，其实最想更新的“说说”是，“只叹木有三头六臂”。原本可以早一点儿暂时告别长时间写作的极乐和深哀，早一点儿复归不悲不喜的常态，早一点儿找回一贯的平淡与从容。2013年5月29日上午，参加完本学年最后一场硕士论文答辩，走出办公大楼的我酣畅淋漓地打着哈欠，“黑色五月”的沉重掷地有声。

告别了来自香港的Dennis一家，深夜驱车回家的路上，我奖励自己说：明天尽情睡懒觉，至少要睡到中午。睡梦里竟一再返回答辩现场，半梦半醒之间仍腰酸背疼，难受不已。

回笼觉后自然醒来，不过是八点零三分。拉开窗帘，透亮的阳光倾盆而下。这是雨后的五月末的北京上午，一个可以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一天。我端坐在书桌前，久违的写作激情轰轰烈烈……

梧桐街上的梅子的故事早已走进一个个读者，许愿树巷的叶

子的故事渐渐被更多的读者喜欢。这个有关银杏路上的白果的故事即将呈现给读者。梅子、叶子和白果，三个年龄相近的女孩，三个既相似又迥异的“另类青春体验”故事，承载着我不变的审美情感——爱与宽容。我的功利与野心瞬间膨胀到极致，或许，《梧桐街上的梅子》、《许愿树巷的叶子》和即将面市的《银杏路上的白果》，可以命名为我的首个“另类青春体验三部曲”。

写完梅子的故事，我觉得还可以写得更好。于是，我接着写叶子的故事。叶子的故事落幕，我还是觉得“还可以更好”。于是，就有了这个关于白果的故事。白果的故事结束了，我以为我可以恬然自安。然而，我还是觉得“还可以更好”，欲在这个“自序”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补救工作。思忖再三，终于明白，苦心孤诣的我，断然不能把一个已然程式化的“自序”写得登峰造极。没有天生丽质，索性素面朝天。豁然开朗，我不再踌躇，一切回归常态，按程序运行。

白果的故事是我偶然撞见的，是来自某电视情感类访谈节目还是别的渠道，我不记得了。那应该是在十多年前，但我一直没有忘记“白果”。一个人，一种命。每本书，命运自然各个不同。不知是哪一位悲悯的责任编辑，会帮助我的“白果”与冥冥中的知音读者相逢。

我等待，我期待，我感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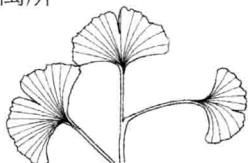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，感谢甘君的陪伴，每一个平淡的日子不再暗淡。我愿意把这部作品当作礼物赠予甘君，望甘君笑纳。

2013年5月30日一稿于北苑家园寓所

2013年7月30日二稿于北苑家园寓所

2013年10月12日三稿于北苑家园寓所

黑五月之后的自白（自序）



# 第一章 陪爸爸相亲

---

## 1

下午放学半个多小时了，白果和苗苗还在银杏路上溜达。她们是同桌兼密友，都居住在银杏路附近。银杏路宽阔、笔直，势如破竹，直抵更为喧嚣的B城中心。

现在是下班高峰期，各种车辆将银杏路堵塞得呼吸不畅。多亏有善解人意的夕阳，微笑着将各种噪音和浮尘染上了温柔的橘红。秋意正浓，秋色密密匝匝包裹了高大的银杏树。银杏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，摇曳着辉煌的明黄，似追随着马路奔跑，声势浩大。

不管是车水马龙，还是银杏树婆娑的美丽，白果和苗苗似乎都熟视无睹。她们穿着校服背着书包肩并肩手挽手窃窃私语，旁若无人。从初一到高二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她们都会在银杏路上磨蹭，风雨无阻。银杏路和银杏树们目睹她们解散了羊角辫，似乎一夜之间





长发飞扬亭亭玉立。

“要不是被我老爸气的，我这次月考肯定不至于又考砸了。”苗苗义愤填膺，满面悲怆。

“你别什么不如意都怪罪你爸爸啊。‘外因是条件，内因才是关键’呢。你看彭丹婷，她爸爸淋巴瘤晚期了，每天都得跑肿瘤医院，照样全年级第三。你看我，我爸爸从不惹我生气，还不是照样又考砸了。”白果和颜悦色，全然没把考试当回事儿，好像考得好还是不好都不要紧。

“怎么不是他的责任？要是他不着急结什么婚，要是他像你爸爸那样独自和你一起生活，我还会学不好？我身上的零件又不比别人少什么，怎么会学不好？可是，我妈妈去世才半年，用我姥姥的话说‘尸骨未寒’，他竟然就结婚了。结婚就结婚吧，居然还搬到那女的家里去住了。姥姥说我真可怜，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就成了孤儿。我哪有心思学习？我一想起他就牙根儿痒痒……”苗苗手舞足蹈，咬牙切齿，目眦欲裂。

“瞧你那火爆脾气，又跟自己过不去了？你确实啥都不缺，只是少根筋儿呗。”白果拽了拽苗苗猛挥的手，停靠在一棵粗壮的银杏树上，笑嘻嘻。

“我就是少根筋儿，我眼里可揉不得沙子，我可没你那样的好心态。天塌下来你都不管不顾，我说你干脆出家算了，没心没肺的！”苗苗忍俊不禁。

“好好好，就算我没心没肺吧。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不和你吵。但你想，我们初中就学了法律呢，婚姻自由，你懂得的。婚姻法没规定你妈妈去世才半年，你爸爸就不能结婚吧？再说了，你爸爸能不搬走吗？你和你姥姥会允许那个女的进你们家？你们俩儿

不把她煮着吃了，算她命大……呵呵呵呵……”白果扶着树干笑得直不起腰。

“真是没心没肺啊，人家正难过呢你还笑得出来。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啊？！”苗苗痛心疾首，扭过身假装生气。

“你呀你，什么都喜欢较真儿，认死理儿，自己和自己过不去，难怪你要长青春痘啊。生理卫生课上老师讲过，情绪不稳定，内分泌就会失调，体内的毒素堆积，皮肤就长疙瘩呀。不和你调侃了，说正经的吧，你得承认你这人太爱钻牛角尖了，不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。不是好朋友我才不会反复提醒你呢，你聪明一点儿好不好？情商高一点儿好不好？知性一点儿好不好？你想想你爸爸有人照顾了多好啊，而且，木已成舟，他们都结婚了，难道你还想把他们拆散？你和你姥姥闹得那么厉害，千方百计阻拦，他们不还是结婚了？看来，他们是真心想结婚的，你们应该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啊……是吧？”白果收敛起笑意，语重心长，像上了年纪的女教师。

“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姥姥要是知道我又考砸了，又得哭天抹泪了，还会数落我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妈。她心脏不好，我害怕她气儿不顺。好烦啦。你说真是奇了怪了，那道射影选择题平时十拿九稳，居然还会做错？白白地跑了三分，三分啦，得超过多少人哪。不跑那三分，那可就是满分了啊。自打上了这变态的学校，就没扬眉吐气过。你呀你，也真有本事，老爸在大学里教量子力学，你居然物理还会考砸？你老爸说不定会怀疑你不是他亲生的呢。”苗苗确实少根筋儿，一句话就触碰到了白果的软肋。

“我还真怀疑我不是他生的，要不然我的物理怎么会那么糟呢。物极必反吧，或者，我遗传了我妈妈。哦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





不能说亡人的坏话呢。有什么办法呀，我可能遗传了他们所有的短板。也许我本该选择读文科的，我就喜欢写作文。可是，我爸爸说读文科出路窄，还说一旦读文科他就帮不上我。其实，他也没少帮我，可我的物理就是上不去。我只能说，大学和中学物理确实不是一回事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不就是考砸了吗，天还在头顶支着呢，大地还平平稳稳的。不想那么多了，继续努力啊，争取下次考好点儿。”白果撸了撸乌黑的披肩发，随手捡起了一片黄得发亮的银杏叶。

“哎，还真是麻烦，也努力了啊，总是停留在中不溜。真不该上这变态的重点中学，好像全市的人尖儿都蜂拥到班上来了。数理化不考满分，你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。梁思帅和章天之那两小子，平时也没觉得他们怎么用功啊，居然数理化都能考满分，超级变态！”白果轻轻叹息，眉头微微收紧，很快又云开雾散，“差距可不是一星儿半点儿的呢，好比美国和肯尼亚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呢。算了，‘人比人气死人’，不和别人比了，和自己比比就行了。哎，有什么好比的哟，总分还比上次少了二分。嘿，告诉你一个好玩儿的事儿吧，下周日上午我要陪爸爸去相亲呢。嘿嘿，真好玩儿。”白果亲昵地拥着苗苗，喜色扑面。

“你说什么？还好玩儿呢？真是没心没肺啊，那还好玩儿呀。你还不赶快阻止，居然还要陪他相亲去？我看你比我还少一根筋儿呢，犯二呀你！”苗苗猛地站住，左手做了个V形，用力推向白果。她瞪大眼睛，如同撞见了鬼魅。“看明白了吗？你可是忒二了呀！你去打听打听，天底下有几个好心肠的后妈？后妈一进门，就有你好果子吃了，等着吧。还高兴呢，到时候想哭都找不到地儿，只得跑到银杏树下来哭呢。白果，你这次可得听我的呀，一定不

要同意，态度一定要坚决。我当初就是态度不坚决才让爸爸跑了滴……我姥姥说谁不让他们结婚了，那至少得等我考上了大学长大成人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吧……”苗苗心急火燎，口若悬河。看样子，她可以一口气儿说到明天早上上学。

白果赶紧拦腰接过话茬儿：“后妈也是人呢，又不是豺狼虎豹，我还怕她把我吃了？再说了，我都十七岁了，她还能把我怎样？我爸爸说了，如果我不同意，谁也别想进我们家门。当然，我一定会瞪大眼睛帮爸爸把关，一定要严格审查。嘻嘻嘻，真好玩儿。不知道这个阿姨长什么样，期待中哦。”

白果甩开苗苗的手，笑盈盈地大步流星往家走。

“苗苗，你凡事都特悲观。我呢，正好和你相反。这样好啊，我们两个正好互补！”白果笑意盈盈。

一时语塞的苗苗突然扭头恶狠狠地说：“互补你个头啊！‘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’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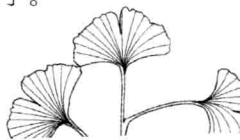
“老奶奶，再见！”白果清脆地喊一嗓子，笑嘻嘻扭身跑进了师范大学。

“晚上有空上Q啊！‘一路同行’里见！”苗苗猛冲过去抓住白果奔跑的背影，“还没说完呢，你跑什么跑呀？你知道吗？梁思帅想做增高手术。”

“我好像听我爸爸嘟囔过几句。做就做呗，反正现在医学这么发达。”白果不以为然。

“万一失败了，不就成了瘸子了？”苗苗一脸惊悚，仿佛梁思帅已经瘸了。

“不是说只是‘万一’吗？还有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成功率嘛，你把什么都想得特悲观！”白果着急回家，不想再啰唆了。



“他又不是小侏儒，又不当电影明星，做那个手术干吗？手术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你可别煽风点火啊，有空在‘一路同行’里劝劝他吧。”苗苗满脸焦虑，怔怔地望着白果远去的背影，小声嘟囔，“没心没肺的家伙！”

## 2

白果觉得爸爸白帆最近很反常，居然每天晚上九点半都准时收看B城电视台生活频道的《选择》。那是一个专门为离异、丧偶的中老年人找对象的相亲节目。

白帆唱歌不好跳舞不好，浑身上下没有丝毫文艺气息，除了体育直播外，基本上不看电视。除了每周二、六日晚在学校体育馆打羽毛球外，几乎没什么业余爱好。不善言谈的白帆，居然牵头成立了“羽球友缘”民间体育协会。参加者多半是学校各个院系的教师，或者是朋友的朋友。白帆负责订场地，购买羽毛球，群发短信通知大家活动时间。如此烦琐的事情白帆居然多年如一日做得有滋有味，大大出乎白果的意料。在白果看来，只有那些闲得没事儿干的人才会这么不嫌麻烦。

当然，白果不得不承认，幸亏爸爸爱打羽毛球。否则，他早就被满屋子的物理书本耗损成了百分百的老学究——戴眼镜，面无表情，大多数时候都暮气沉沉，任何时候都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令白果自豪的是，四十七八的爸爸身材依旧有模有样，两鬓虽渐白却依旧茂盛，没有秃顶的迹象。尤其在羽毛球场上，爸爸奔跑跳跃劈杀，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——矫健，完全像另一个爸爸。

白帆一向忙碌，恨不得把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用于钻研量子力

学。据说，量子力学是大学物理中最难的一个学科，白帆居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，三十六岁就晋升为教授。然而，白帆最近居然有闲心看电视，每天晚上雷打不动。神情之专注，恨不得钻进电视机。

因为白帆要去打羽毛球，今晚他和女儿白果早早就饭毕。一不小心吃多了，白果困得不行，也无心写作业，早早蜷缩在沙发里守在电视机前等候湖南卫视的《快乐大本营》。

收拾停当，白帆背着硕大的凯胜羽毛球球包准备出门。他像是要去约会一般，春风满面，意气风发。

“果果，跟爸爸去活动活动？你运动太少了，不运动身材就不苗条哦。”爸爸居然和白果开起了玩笑。

白帆虽然一向对白果百依百顺，但很少和她没大没小。妻子左红叶去世后，白帆从不违逆白果的心愿，白果可以为所欲为。但是，爸爸就是爸爸，总会让白果感到不怒自威的气势。白果顺利升入了本市最好的高中——R大附中，还算尊敬爸爸，爸爸对她自然是满意的。

“爸爸，只有您这样的大叔才需要保持身材哦。哈哈哈……”白果嬉皮笑脸拥着爸爸，“爸爸乖啊，好好玩儿，把那些大叔打得满地找牙哦。”

白果帮爸爸拉开门，恨不得爸爸赶快消失。有时候她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，爸爸不在家怎么说都是自由的。可是，爸爸除了上课、偶尔外出开学术研讨会，大多数时间都窝在家里，典型的宅男。白果难得独自逍遥。

“想把老爸扫地出门哪？‘女儿大了不由爹’了。你小时候我哪次打球你不跟着？小跟屁虫一个！现在嫌弃老爸老了？”爸爸轻



轻掐了掐白果的脸，絮絮叨叨，一反常态。

“爸爸——”白果用力攀着爸爸的肩膀，声音娇滴滴拐了几个弯，“爸爸，不是这样子的哦。我很忙啊，还有好多作业要写啊。再说了，老爸不老，还叫老爸呀？呵呵呵呵……”

上高中之前，每周六晚上白果都会跟着爸爸去体育馆打羽毛球。球毕，聚餐，大快朵颐。“羽球友缘”里的孩子不少，大人们聚会，小孩子们自然也聚会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好朋友。白果就是在这里认识了同龄的梁思帅和章天之。上高中后，他们各自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，宁愿单独聚会，就不再和大人一起玩儿了。而且，他们更愿意在网络里见面。梁思帅建了“一路同行”QQ群，把曾经一起玩耍的伙伴聚在一起。他们还网罗了各自的朋友，“一路同行”人丁兴旺。每周六十点半，是“一路同行”法定的聚会日。

爸爸约束白果：周一到周五戒网戒电视，周六、周日开戒。上高中后，白果学习成绩徘徊不前，爸爸有意无意提醒：该努力了，应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戒网戒电视。白果嘴一撇，眉眼儿下垂，爸爸便不忍再强求，睁只眼闭只眼。其实，爸爸心里有数，白果不努力肯定是上不了北大、清华的，保持中不溜上个北师大应该没有多大问题。再说了，北师大也不是一般人能上的呢。

爸爸归来的时候，白果正蜷缩在沙发里一边看《快乐大本营》，一边捧着笔记本电脑在网上闲逛，看各种各样的八卦新闻。她超级迷恋星座，梦想成为新一代星座女星。

爸爸很快冲完澡，容光焕发而又略带焦躁地在白果面前晃来晃去。

白果装没看见，只顾两头忙活。

爸爸终于憋不住了，讪讪地坐在白果身边，讪讪地问：“果



果，看什么呢？好看吗？这个节目有什么意思呢？要上网就专心上网，不能一心二用。”

“爸爸，您陪我看吧，很好看的。这个节目可火了，您不看这个节目您就OUT啦。”白果眼皮都没抬一下，继续吃着碗里盯着锅里。

爸爸耐着性子陪白果看了几分钟，心猿意马，站了起来。

“您想看这个节目吧？好，您看吧。晃来晃去的，我眼晕！”白果“啪”的一声转换到了《选择》。

白果同时和N个人在私聊，索性送爸爸一个大人情。

爸爸立即安静地坐了下来，满脸堆笑，讨好似的说：“谢谢果果，真没白疼你，知道心疼爸爸了，知道让着爸爸了。还是女儿好啊！呵呵呵呵……”

“爸爸教授，您嘴巴抹蜜啦？是个什么东东啊，您那么着迷，一个晚上都不落下？您不研究您的量子力学了？”白果嬉皮笑脸。

布艺沙发非常柔软，白果喜欢这种被海绵彻底包裹的感觉，不愿挪窝，继续捧着笔记本电脑聊天。

爸爸早已沉浸在《选择》里，全然忘记了白果的存在不时轻轻叹息，偶尔还呵呵直乐。

白果忙里偷闲扫爸爸一眼，得意忘形地揶揄：“爸爸，看您那痴迷样儿，跟花痴一样！”

突然意识到自己没大没小，白果赶紧捂住嘴。幸亏爸爸啥也没听见。

白果好奇于爸爸的如醉如痴，忍不住瞟了瞟电视屏幕。

“呃，爸爸，您看，那个人好像您啊。真的很像，不过，您比他年轻多了。”白果像发现了新大陆。

